

ル 5
2537
20



凡字
號 2537
卷 20-20

清水氏

下舊聞卷四十

石鼓考上



音我工郭氏云籀文石字眉山蘇氏石鼓詩亦作攻潘

二云按詩車攻傳攻堅緻也同齊也物馬齊其力

音瑤今作鳩郭云恐是籀文駒字駒北野良馬名潘云

駟從馬缶聲疑中阜音義同詩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

阜說者謂阜盛大也

員衆多而有禮儀也獵獵旌旌搖動貌旂旌上贅旒詩

員衆多而有禮儀也獵獵旌旌搖動貌旂旌上贅旒詩

悠悠旃旌潘云旃旌之个垂者

章云鹿速速疾行貌
田狩之所欲潘云速速或曰鹿之足迹

當作鹵鹵弓即鹿公也薛作首鄭作首馬禮鹿弓利射

侯與弋弓薛作及呂古以字下同潘云酋今按古文作

鹵寺諸家皆作時然下文別有時字或音侍

章云涉薛鄭皆作孫字施

云以碑本攷之字雖磨滅髣髴是時字趨丑亦反說文
行聲也一日不貌潘云趨有重文

施云趨薛鄭本
有此字碑磨滅不可辨矣鄭云發今作發本詳音義

石本有重文趨今作趨與集韻之禦同章云趨薛作我

趨薛作趨鄭作趨直離反並無重文潘云趨音憲變作

矣皆有重文其義未詳或曰趨走意變衆多也趨與避

小異疑非我字或音禦趨字亦反有重文

廿八示大即趨趨其

潘云遺徒鹿反續也狃或作狃或音豚蜀恐犢

字蓋蜀有獨音施云王氏集諸家釋音末四字皆不著
宿得於北方及葉氏本下三字甚明岐城石刻亦載

右第一鼓薛氏楊氏次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次

居一獵碣考異 潘云今按古文苑其序始從施

氏然舊說第五鼓言漁獸而歸第六鼓言治道似
乎失先後次序若左右相易始于西北以第六為

第一第五為第十則先後之序得矣然亦未可必
也可讀者十有六句餘夫詳凡六十四字此鼓舊
本齒上有孫字遺上有來字今漫滅

文十一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十闕一
石釋音

按薛氏本即邀即時下又有邀字恐屬衍文
古文苑本麀鹿趨趨下脫其來大即避五字
潘氏音訓有之今鼓文其來大三字尚顯避
字亦存又歐其樸下古文苑有來射其來鹵
既避七字施氏本歐其樸來射句置其來鹵
下而無既字今攷此或凡十一行重文不計
行每六字則章氏章氏施氏本字數皆溢未

足據矣樸雖從木疑古與僕通然未敢臆定
也

汧

汧

汧

汧

汧

汧

汧

汧

風汧縣西北入渭毆即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鄭樵因
此指為秦物潘云按醫繫皆從毆已見古書非始於秦
也郭氏曰讀如繫語助汚籀作泛有重文鄭氏云汚讀
作縣蓋用平聲叶韻鄭氏云忝字見秦權郭氏云讀如
忝進也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王肅云烝衆也攷石本
作忝王氏云籀文皮字借作彼音文曰忝被淖淵與尚
書蕙漪澤被孟豬之彼同義郭音彼淖淵水之深處也
鯁鯁鯁也處鄭氏讀作居蓋取叶韻章云籀文魚字
氏音鯁鯁也處鄭氏讀作居蓋取叶韻章云籀文魚字

從寸今省作魚

漫漫水之瀾茫處也

瀾

云瀾即曼从萬通作曼章云

省下同見詛楚文鯨今作鯨魚名所加反趣薛氏作散

即磯字有重文或音油叶平聲相干反

吊與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字今省水之淺處也共各反下同鄭云鯨音洛集韻白

色也薛作鯨字說文鯨盧各反魚名潘云鯨鄭氏亦作

范讀與組同施氏云按說文側余反醢也氏典禮反章

云鯨即鯨字音曆的皤白貝言泊中之魚皤皤然潔白

也潘云皤即白字言白魚皤皤然潔白登之于俎甚鮮

黃

皤

皤

皤

皤

皤

皤

皤

皤

皤

皤

鄭氏云鯨即鯨字卑連反或音醢魚名薛作鯨鄭氏

云今作鯨音附郭云並乎反今從鯨鯨鄭氏作鯨音白

潘云鯨舊音白今按叶音鯨

其

如

子

厖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博雅美謂之魴鄭作豆字潘云施氏作豆章云羅郭氏

云籀文鯨字鄭云羅護官反施瀉也潘云鯨或作鯨

丑若反相如大人賦休曼奔走或音使

其

魚

可

魚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其

魚

可

魚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與標同舊本音貫眉山蘇氏石鼓詩作何以貫之潘云
棗从缶棗从省聲也包裹承藉之義非貫穿之也蘇氏
詩作何以貫之恐誤

右第二鼓薛氏楊氏次居五鄭氏次居一獵喝攻

異 施云十鼓中唯此完好無一字磨滅成文可
讀然字多假借世既逾遠不能盡知故義亦有不
通處更俟博雅君子辨而釋之庶可補雅頌之亡
逸矣潘云成文者十有七句凡六十字

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成文作重文者六無闕
字周秦刻石釋音

按潘氏音訓汚有重文驗鼓文無之疑番字
屬上句

田獵驅送之車取其輕捷也蓋郭云大么反轡首銅車

廣韵音條紉頭銅飾潘云勒下馬字非全文但偏旁從

馬闕左邊富有重文或作駟駟駟選也章云詩駟驪是

駟注駟兩駟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

謂之駟郭云幡妨圓反旌旗總名幡旛取其輕舉貌駟

居言反爾雅鍵駟馬黃脊或云紀紀又壯健貌濟升也

潘云邊古原字

本戎字作我下有陣止二字今攷碑本戎世二字上下
相承不容有陣止二字于其間世既既字章云薛作陟

施疑為跌字潘云陟疑作陸章云宮車輦車也周禮輦車用于宮中秀與綉同繡弓戎弓也毅梁傳弓繡質質靶也戎弓繡其質示武中有文言田狩之時宮車寫而不用戎弓時施于射方言發稅舍車也舍音寫史記秦每破諸侯舍放其宮室請如郢

燕系子庚燕費維之

章云言所獲多品

廿八編

廿六

廿六

廿六

廿六

廿六

廿六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章云... 亞汗簡作亞古孝經作惡蓋古字通用章云吳薛作界鄭疑卽惡字碧落碑思作界郭云惡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白澤獸名機說又郎擊反動也郭云走也鄭氏

云與轅同或云郎谷反

薛氏作... 此作... 後漢書

地里志鄭水通同五行志... 藝倫道叙... 古攸字

右第三鼓薛氏楊氏施氏次居三鄭氏次居四

獵

碣攷異... 潘云可讀者十有五句餘不成文凡六十五字

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七

周秦刻石釋音

按此陟二字鼓文甚明下接宮車字潘愜山讀陟為陸近是鄭漁仲以陟為陣又顛倒其文置止字下章升道則以止字誤世字施武子又疑陟為... 于是字數溢出與鼓文不合矣

八鑿鈴象鸞鳥聲从鸞從金省章云按經史多作鸞

傳錫鸞和鈴詩八鸞玲玲是也攀施云說文呼骨反

也薛作華字鄭云即攀字潘云欽說文策字或音速直
鄭云即填字亦作鎮

以形弓為周禮之唐弓大弓碩大也或曰碩實也筋角

膠木各得其所則弓體實潘云形弓形矢天子以錫有

勅諸侯請形弓昭今書文侯之命形弓一形矢百是也

字無重文

字馭鄭云今作馭鄭薛作馭鄭亦作馭或云即馭字

諸家今畫見詛楚文今作宣上闕一字施云宿本並不

見重文岐城刻本亦無

首車執冰戎造志享通陰陽

市郊文章然原高陸也隰卑濕也其高低向背皆有陰

陽公劉詩相彼陰陽度其原隰

維趣馬潘云有重文馱郭云籀文族古作𠂔小異鄭云

黹與李商隱族字相近疑即族字借作鑣耳潘云有重

文章云赴今作徐六馬天子所駕趣趣然調和閑習射則矢鏃之發舒徐不迫言皆合禮有一發五犯之意

□□
□□
章云獸猶禽謂搏取之也四方有不順王命者禽芟而獸獵之如虎搏鹿不勞餘力也

迎鄭氏作狗兔薛本作鹿施云字磨滅不可

右第四鼓薛氏楊氏施氏次皆四知氏次居五獵

謂考異章云言策命諸臣潘云言田獵之事其文可讀者僅七句凡五十三字

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成文作重文者九闕七周秦刻石釋音

氏注靈善也灑今省作流見說文

灑

灑章云灑文盈字灑鄭云今作灑

私列反灑鄭云今作滋郭云濕潘云五字今磨滅不可辨惟灑字僅存其半

君子即步馬

言君子將乘馬涉水而歸泝水流況不可流觴等望反

爾舟並也由薛作恁字鄭作西云見尹彛或作由通鄭云即歸字或作暹潘云此上二十餘字今剝落不可考

自

涉水漲不可次言並舟而歸路或悠長今徒馭眾多富

維繫其舟遵道而行水北為陽南為陰或從水之陽或從水之陰皆可也潘云陰或二字今亦闕陽字僅存其半予家藏墨本尚有之

核燠 乙 尸 口 牙

夕

章云核薛氏作枝

鄭云卽楫字按于水一方足上文或陰或陽意也施云薛鄭本以字下有尸字碑本磨滅不可辨

多 口 口 止 廿 八 廿 廿 八 廿 廿 八 廿

施云吏古文事字見說文今僅存下 双書

右第五鼓薛氏楊氏次居九鄭氏次居八

獵碯攷

異 章云言漁狩而歸潘云可讀者僅三句餘皆磨滅不成文凡二十六

文十 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十三

周秦

刻石釋音

馘 止 譙 止 舉 遜 戎 鞞 除 帥 是 歸 其 象
出 里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亞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豸
章云籀文乍與作通遜薛郭作徒字鄭作過字鞞鄭作治字施氏謂古文孝經治字與此小異隄音序郭作版音反豸薛音莽郭氏云恐是莽莽草之相糾者居蚪反鄭作莫或作草未審孰是馘薛作微道薛作迺彙薛作栗尚書栗作彙與此相類說文省作桌檄鄭作槩或作拊楷說文讀作皓方老反薛作格肅肅薛作庸或云邁字若薛郭俱作若季薛作華鄭云况于反薛薛作憂鄭作夔籃郭作籃合薛音合鄭云疑卽倉字音饗施云世

三十也文曰為三十里以三十為世書家謂之會意佛書謂之二合若字書卅乃蘇合反非世字也合上從五字其文尚可辨非從合也又薛鄭本下有孫字今碑本無此字

右第六鼓薛氏楊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

獵碣攷

異鄭云言除道也施云此鼓乃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鄭樵乃以缺作原作導遄我治除帥以隋莫為世里十六字為成碑蓋鄭所見乃遺文之摹刻者不知其本末嘗相屬也潘云每行僅存四字其皆闕二三字蓋五代之亂散落民間穴中

以為曰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凡四十一字

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成文作重文者二闕

十周秦刻石釋音

而師之厥在迺是戮不具詳後見可
來其廩小大具來樂天子來嗣王始古
戎來

駢字今本磨滅熾說文古熾字相類奪下薛本有磻字闕音肝鄭作肝音吁六薛作尖鄭作矢恐是小大二字鐘鼎款識多此類

右第七鼓薛氏楊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

獵碣攷

異諸云今剝落僅存十有四字皆不成文

文十行行七字末行三字成文作重文者三闕四

十二 周秦刻石釋文

按施氏以尖為小大二字小大具來即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之義鄭作矢固非薛作尖尤謬

是也 籒 馬 不 蕪 智 辨 特 維 立 其 一 止 章
云驕鄭作荆蕪鄭作薦蕪薛作奔鄭云即若字古諾字也施云說文與微同薛作放音非也宿二本下未有止字此本作之

右第八鼓薛氏楊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 獵碣文

異 施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潘云予家藏舊本止有微字在 今并剝落矣

文五行行五字作重文者一闕多不成文 周秦刻

石釋音

籒 心 學 既 乎 既 止 意 豈 勳 里 天 子 心 也

章云衛上闕一字喜薛作嘉赫云說文喜字如此寫大意言水既疏導民可樹藝地可井界天子之心居之安寧喜樹一字未必連屬也

日 佳 丙 也 施云宿本丙申下一二字尚可辨

籒 其 申 意 乎 既 也 勳 爾 勳 章云申重也按戒也按文駕上闕一字

籒 其 申 意 乎 既 也 勳 爾 勳 施云勳五到反馬怒也扯說文識字與此相類章云駮鄭音邀扯郭氏云子一反摘鄭

氏云疑即捷字潘云駮有重文

不 駮 爾 勳 乎 既 也 勳 爾 勳 不 駮 乎 余 及 也 周 不 余 及

郭云籀文翰从飛霧恐是籀文龜字鄭云卽診字唐今省作周施云說文害字

右第九鼓薛氏楊氏次居二鄭氏次居十 獵碣

異 施云上下皆磨滅不成文章云言除道潘云可讀者惟七句凡五十二字

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成文作重文者七闕

二十一 周秦刻石釋音

吳人 王云吳通作虞鄭云泝水出于吳山故口于泝而狩于吳也施云其說恐未然慈亦作隣潘云

按二說王爲優

鄭作劬奄鄭云見盪和鐘通作掩伏薛作戊鄭作仗

章云或作畢字碑已磨滅戲薛作戲鄭作狩章薛作高

章云按碧落碑高字同此鄭云章作享戲薛作執章云

說文親與藝同鄭云亦作社潘云寧或作厲

云籀文圃作圃見說文潘云或作田字古文苑本塵鹿

下有麋麋二字籀鄭云卽畦字見邢敦尾敦潘云有重

文

右第十鼓薛氏楊氏次居十鄭氏次居六 獵碣

異 潘云今僅存二十三字

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成文作重文者五闕三

十五 周秦刻石釋音

按多象多似疑是勿翦勿伐四字盪和鐘文
象多二畫與此微不同伐字則薛本所書最
顯也

實泉述書賦篆則周史籀當代稱之遺芳刻石永播
清規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
虹紳結絡邇則瓊樹離披

法書要錄

周伯溫石鼓賦予嘗攷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爲第一
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益奇之訪諸士大夫具
在京師欲徃一觀而無由也皇上踐祚之始年有詔
置石鼓太學遂列於宣聖廟之兩塾尊之也明年改
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獲償所願夫以三代遺
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恩若許留太學諸

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冀之於乎韓公不得
見于昔時而吾輩得見于今日何幸如之輒爲賦曰
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橋門而甲乙相輝映于西東
紛質理之泐蝕偉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有詞泐泐
法皇頡之妙畫續小雅之變風蔚兮九天之儀鳳蜿
兮六合之神龍欣獸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歷歷
兮矯株森竦于元圃依依兮神雲隱見于蒼穹嗟追
琢之渾厚或制作于天工於赫宣王弘振頹綱四國
旣遂百職旣張睠茲農暇載飾戎行踵武前人蒐于
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于聲詩勒之琳瑯其形
之不一者因樸質之自然其數書於十者表治極而
功■ ■ 戰國暴秦而籀晦者抑貞介遠其汗辱歷兩

漢六朝而不泯沒者必神物爲之護防歲紀荏苒顯
于李唐韋韓歌之霽其有芳迄宋宣和斯遷于梁企
人襲沒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擘文運之日昌誕
降德音輦登上庠文石重藉周旁六經彙訓因
時表章大比曠典同日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嗟
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响嘯之石又漫滅而
不復有惟斯文爲至寶實終古之罕偶惜裾撫之有
遺不見稱於魯叟何人之虫虫窪一爲曰文存
庸詎永久後乎此者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禪
亦皆埋什于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之
無取然則石鼓之周流於世者天非徒壽之蓋以寄
古文於不朽也乃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之學

兮自我皇紛胄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道
兮無疆齊地久兮天長維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傷
保億齡兮於耿光近光集

李丙奎石鼓賦偉周宣之中興鐫石鼓而勒成頌鬼
神之守護復遇元和之太平邈所來之何從實韓門
之張生愚嘗玩其辭考其義義雖密而辭嚴與車攻
而同意惟字體之瑰奇非科斗而非隸所恨者雨淋
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如邀之爲我僅百中之一
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以之鋪張眩耀于當世謂
刪詩無西行之迹使至寶爲道傍之弃言有大而實
夸遂有以來歐陽子之議安知弃之者非三百篇之
刪餘又安知爲之者非出于后來之好事文翰類選

羅曾石鼓賦序岐山石鼓或謂周成王時故物又或以爲宣王後來北方學者乃有以爲宇文周所作者蓋未有可考也觀其文往往與車攻吉日之詩相表裏故知其爲宣王作無疑諸昌黎石鼓之歌誦波公岐山之詠遂依托爲之賦其辭曰子盍觀乎鳳翔八觀之一乎岐山蒼蒼西周故疆昔人伊誰內修外攘子嘗訪遺踪于岐下得故物于榛荒曰彝龍刻墨淋漓者秦嶧山之碑乎細筋入骨玉樹交柯者漢原廣之彝乎章殘字缺讀不能句快劍斫斷生蛟鼉非秦人詛楚人之辭乎蓋歐陽不能語其妙而子雲能識其奇也於是摩挲徙倚沉吟久之然後喟然嘆曰我馬慨同者車攻之徂東也其魚魴鯁者吉日

之宴語也彼頽然者不可扣之鳴兮吾知其爲宣王之石鼓也方其明堂受朝岐邑講蒐萬里無塵四海一秋天戈麾日疑雲不流勒駿功于石鼓將永鎮於岐周異銅仙之可移空回首于萬牛嗟惟此石俛仰千秋橫奇寶于道側微博雅其誰顧或龍騰而水躍或鷲下而鳳翥雖字體不可知其誰之筆兮意作誦必當時之吉甫曾編詩之不見收兮亦何恨無人乎李杜於是慨然授筆磨蒼崖之壁泚秋空之露取昌黎慨嘆之言而作石鼓之賦燕都游覽志韋應物石鼓歌周宣王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焯焯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滴今人濡紙脫其文旣擊旣掃白黑分忽聞滿卷不可識驚潛

動植走云云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籍
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溟漠秦家祖龍還
刻石碣石之罟李斯迹世人法古猶好傳持來比此
殊懸隔

韋蘇州集

韓愈石鼓歌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
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凌遲四海沸
宣王奮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
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勒成告
萬世鑿石作鼓陸嗟我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換刻
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燒鬼物守護煩撝訶公從何
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
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龍

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
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
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
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曰科擢冠沐
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瓊包席裊可立致寸鼓
止載數橐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
恩若許留大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
坐見舉國來奔波剡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
頗大厦深檐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
于事詎肯感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
爲摩娑日鋪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

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鷺繼周八代征戰罷無人
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
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
於乎吾意其蹉跎

昌黎集

梅堯臣雷逸老做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作石
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既良
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縛鯁魴何以貫之維柳
楊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歷秦漢魏下
及唐無人着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世
如鳥翔惟閱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氈
衣歸上庠天官媿阿駝肯將傳至我朝一鼓八九鼓
缺剝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確床云鼓作曰剝中英心

喜遺篆猶在傍以曰易曰庸何傷以石補空恐春梁
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倣志暮
強彙完辨舛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綠
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堆之謁我巧趨踰我無別識
心徬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杯觴老向太
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繅紉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
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禪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
欲劾韓非癡狂載致出關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
固勝朽版堆屋墻然須雷生往度量登車裘護令相
當誠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輦
已嘗於此豈不同糝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路
費芻糧又與茲器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願因諫

疏投皂囊夜觀奎壁正土芒天有河鼓亦焜煌持此
負鼎干成湯宛陵集

蘇軾石鼓歌冬十二月歲辛丑尹初從政見魯叟舊
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去細觀初以指畫肚
欲讀嗟如鉗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
後強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旣攻馬
亦同其魚維鱗貫之柳古噐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
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脈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
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
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拚冰斯同敲敲億
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斗厭亂人才思聖賢
中興天爲生耆耇東征徐方闕虓虎北伐犬戎隨指

嗾象胥雜選貢狼鹿方不聯勳賜圭卣遂因鼙鼓思
將帥豈爲考擊煩矇矓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
齊响嘯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
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
秦人有九有埽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世當
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
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威強暴救黔
首六經旣以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拊傳聞九鼎淪
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
污秦垢是時石鼓無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興亾百
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生
安得如汝壽東坡居士集

蘇轍石鼓歌岐山之陽石爲鼓叩之不鳴。一無處以爲無用百無直以爲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沒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惟存此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鐘無在鑄戈戟宮殿已倒生禾黍厲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時有過客悲先王綢繆牖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爲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爲脯馬童楊喜豈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執塵惟有蒼石于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遺亂旣以無用全有用還一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

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橫頤下髭禿口齒齧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鱣魴鱣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汝豐年多祿黍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顧鬪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怒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

太山刻秦語

樂城集

張養浩石鼓詩
身自鴻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繼
侯剛覃思神與疑摹寫三千入書契蒼姬一變史籀

出鯨攫鰲吐鳳鸞振羸秦自帝不古師遂使姦斯愚
叔世當時玉筋天下獨爾後爭奇古文棄末流諸子
相祖述利樸遺淳趁姿媚我嘗慨此愧疎淺一髮空
危萬鈞係塌來庠宇覩玉鼓玉立儼然三代器細思
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日
月羣陰欲食既半爲雷電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二
貞堅不墮劫火灰蒼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鐘鼎瓦礫
如隻辭千金未爲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怕
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忘見天意若令好事
堪把玩攘竊空應窮萬計平生漫有博物名迥視不
能詳一字沉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煙日西墜

類藁

歸田

揭傒斯石鼓詩孔廟頽牆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敲火
迹雨洗篆蝸涎野老偷爲白居人打賣錢有形終易
盡流落漫堪憐

秋宜集

宋娶送汪編修出知餘姚州賦得石鼓作繫昔中興
王振武岐陽蒐臣工作歌詩紀績庸闡幽琢石製爲
鼓深刻將垂休澤堅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史
籀蟠錯紛蛟蚪龜駝護轉徙逮閱三千秋天朝尤寶
惜移置宮墻甌栖息得所托珍秘價莫酬使者瑚璉
器出守趨東甌敦樸且貴重華采殆罕儔旌麾暫補
外廊廟行見收亦若此鼓然置之崑崙丘

燕石集

馬臻文廟石鼓詩獵碣鐫功事惘然摩娑壞石卧寒
烟昌黎已道文殘缺又後昌黎五百年

霞外集

吳師道賦得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作石刻三代
遺獨數岐陽蒐剝落卧榛菅奇寶誰見收金源亦好
事馳載來薊丘豈知橋門鎮天爲興邦留吾老幸摩
娑考古思西周使君精篆法聲華振皇州足追史籀
制惜值車攻休駢駢五馬來東向會稽泐會稽豈無
碑頌述徒夸浮願言宣仁化樹績垂千秋吳禮部集
吳萊荅陳彥理遺石經寄詩索石鼓文作橫山先生
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錄
中還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傳
到我乃不遠虬甲鳳毛真可惋自從得此未有報岐
右石鼓天下觀昔則敲火今斷曰駱駝載歸不盡爛
倉沮以後即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瓚中郎變篆八

分二者不敵何足筭先生嗜書出法帖青桐壁手
脫擊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強塗竄先生博學
抱聖經焚膏繼晷日耽翫韋編鐵槌只紙傳鄒魯精
髓合滄貫國子門開塵沒城蓬萊閣廢草堆岸春秋
徒聞璧可假道德詎信鶯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
史面目極微數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旦
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頰有珠吾欲鍛向來見屏亦云
然焦尾之餘爭免曼先生安坐幸勿躁歲晚相逢去
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儒峙楨幹吳禮部集
顧文胎石鼓詩古文不可見籀也遺芬芳古今二千
載字畫猶端莊缺落雖不完間亦存數行如逢冠劍
士濟濟游巖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僣隸皆正

人從知史臣良况在文武日
■寧少忘西旅貢厥
葵召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羽獵思外攘
■哉詞語
問未及
■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
■

■題詩增慨慷鐵網珊瑚

盧原質詩義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後聖更有百載
籍日粲然成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顛宏綱用勿墜厥
德未為愆偉哉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固云邁揆
後信猶賢羸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翻刻李斯文乃
欲垂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迹如雲烟孔壁遂啟莊
■亦偶全於今二千載
■盛流傳要知文字行白
日麗中天
■蕩無存人心復
■先賢去我遠魯
魚失真詮安得周召徒為倡麟趾篇同上

唐之淳石鼓詩郡學舊辟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聞
十左右各惟丑離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纍纍營電
滅落落陳沙聚質若切元玉制若覆冷釜氣若鎔五
金文若斷釵股孤峯割秋瘦千蕩濯春嫵森嚴列戈
矛爾雅冠章用簷冰溜靜懸海暖浪掀舞摧舟半折
軸改舫或遺艣小龍彭蠡歸大鵬扶搖舉斷苔明碎
錦古墨清潤礎思昔委秦郊雷電驚草莽來牛礪其
角鑿曰加以杵幸今依翼宮星日照廊廡圭璧遜其
儀俎豆與之伍脫非天意憐或是神明祐深簷白晝
承老屋祥鸞翥晴連畫戟陰冷濕宮墻雨諸生獲講
解髦士資訓誥啟鑰煩監闕搨本利商賈韋詞表姬
周韓語懷李杜雄章迭鏗鈞遺恨寄酸楚紛紜梅蘇

作詰屈吾鄭譜稱評雖寔定彷彿詎非古鯀生千載
下匏繫三江濟神徒馳周南足不出城府適從遼碣
役遂出幽燕侶平生參奇聞一日獲佳觀初臨色逾
壯欲狎氣斯沮如親至京都揖讓申與甫如親與田
獵搏攫兕與虎如虛藜覓腹烹太牢肥豕如洗蠅蟬
耳聆笙磬視激羈愁破昏惰喜氣浹眉宇時維躋壽
星歲甲在疆圉天寒號鷗臬城荒茂禾黍宗周木子
懷覽古亦天與摩娑重圖訓臧縮愧庠序聊陳曹鄩
風式繼韓韋武詳居彙
程敏政石鼓詩岐陽埋沒草離離汴省二都石屢移
一代文章存鳥跡百年風雨出鼉皮摩娑尚識宗周
器題跋誰鐫蒙古辭却愛勝於黃叔度孔庭懷古立

多時 篁墩文集

李東陽石鼓歌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窿石聲鬱
髻年釋褐隨班行未識研覃與傍摧於官翰林歲分
獻晚以代祀觀尤數我思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兩
超卓宣王謨烈繼成康况有文章存古樸是時風俗
蓋渾灑其臣拜誦俱堅確勒功太廟告中興講武岐
陽猶獵較於時旋凱奏饒歌于時颺言播聲樂靈祇
地不愛圖書列石天然謝雕琢垂垂股折屋漏痕隱
隱昏星露芒角初如淮徐振師旅壯士當場鳴劍槊
又如申甫端冠紳似相聯階無千簡年深歲長世運
改誰向鴻荒究邈羸烈以後無此文直與混沌分
清濁驟看筆勢尋風骨細剔苔痕認斑駁原拋野擲

墮榛菅冬經雪霜夏冰雹疑寒大鼎存銘識似毀明
堂露榱桷當時十鼓一爲白猶幸農家事春馭愛惜
應勞神護訶搜尋不厭山礪礪暗中摸索亦可知辯
口尚頰泣楚璞聖朝天子方好儒森列戟門護重幄
聞之興慕見興敬以手摩女防擊撲我生學篆希前
踪下視俗書羞齷齪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
盈握行年七十始研求老臂支撐目昏眊拾殘補缺
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爲
予親刻劉吁嗟往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盡漫剝請從
祭酒告諸生誦此衣冠日薰濯

懷麓堂集

何景明石鼓歌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陳
之罟詛楚已埋沒此石照耀垂千春苔昏蘚澁讀難
下蟲彫鳥剝細不分古畫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淡煙
霧紛周王功勳史籀筆救石細落岐陽濱中興氣象
豈復覩大篆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摹
搨多失真六朝以來尚靡麗鍾王徃徃稱通神唐愈
宋軼遍歌嘆長篇險韵何悲辛大觀之間入汴國君
王好藝崇斯文高駝巨艦遠載致金填玉篋傳相珍
靖康乘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烟塵神驅鬼守散復
聚至寶豈得空沉淪文皇北來定燕鼎不置太廟留
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書生頗得親講詢虛廊素壁
安置穩大厦長檐覆蓋新不隨鍾鼎怨磨滅已與琬
琰爭嶙峋平生博覽愛古跡世上墨本徒紛紜此雖
殘缺歲已久尚覺隻字輕千緡璧池日月動華衮奎

閣星斗羅貞珉嗚呼孔廟在萬世此石與廟長無湮
大復集

王家屏太學石鼓歌我聞周宣狩岐陽其時中興王
業昌作詩刻字傳永久辭高二雅文三倉遺碣纍纍
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岐徙汴復入燕幸遭珍
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久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願文廟
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蘇爲摩娑固知至寶非容易合
令安頓森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事
誰人得比韓孟才幹旋風雲天漢來惟有响嘯一片
石千秋萬古共崔嵬 復宿山房集
朱國祚石鼓歌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古礎相排連
窪中或與螿白似抱質可敵瑤琨堅傳聞書自太史

籀比與大篆尤瑰妍其辭典與儷二雅彷彿吉日車
攻篇周京遺製衆所信疑義莫定文成宣紛綸雖滋
翟鄭議審視終異秦斤權下逮宇文豈能爾齊堂所
見毋乃偏嗚呼神物不易覩三代舊跡稀流傳巫咸
告辭熊相詛裕陵寶惜今棄捐比干銘折衛州壞穆
滿書徙壇山嶺會稽窆石字茫昧响嘯秘跡文糾纏
倚撫非乏好奇士千搜萬索無真詮詎若十鼓離復
合陳倉人汴還留燕瓊包席裹橐駝背塵蒙露濯瓜
牛涎置諸太學始皇慶于今又歷二百年深檐五丈
密蓋護不受長雨闌風顛我來摩娑輒終日證以郭
薛施潘箋疑思斲桐來自蜀叩之定有聲淵淵文殘
非因硬黃塌割缺反撼鈎金填長廊無人起題壁回

視落景棠梨懸介石齋集

郭天中石鼓詩鼓非石實者星文非鼓勒者銘焚外
書刪外經經雅頌書典刑隸秦漢經睽庭篆龍鳥藍
漉青白謝杵春截停欵辭金波畫零我拜手神之聽
列朝詩集

李嗣真書後品贊蒼頡造書鬼哭廩廩史籀堙滅陳

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野錦鍾張義獻超世逸品法

書要錄

張懷瓘籀文贊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
纓組倉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書

書間卷四十終

日下舊聞卷四十補遺

石鼓考

張耒瓦器易石鼓文歌周綱既季宣王作提劍揮呵
天地廓朝來吉日差我馬夜觀雲漢憂民瘼桓桓方
召執弓鉞蕩蕩申韓賜圭爵北驅獫狁走豺狼南伐
徐夷斬鯨鱷明堂車馬走爭先清廟笙鏞戶載樂岐
陽大獵紀功成十鼓巖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市
後世紙筆傳冥漠迹荒事遠貴者寡晴風霜月多摧
剝君誠嗜古更過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滿盤蒼玉列
我前制古形奇異珮琢羲黃已亡巧偽起采椽土木
消純朴何為獲此上古器經歷萬世遭搜掠寥寥墨
翟骨已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晏子矯齊俗陶土

團沂從儉薄或云古者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是
時此物參鼎俎蕢桴土鼓誠爲樂嗚呼二物信奇絕
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零
落宛丘集

洪适石鼓詩天作高山太王荒鶯鶯一鳴周翦商邾
鄒卜年大蒐講諸侯歛祗尊天王六月中興繩祖武
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鑿詩可鐫千載神光薄西
許橐駝輓入大梁都壁水湛湛河出圖中間兩鼓備
章句口惟丙申不模糊左驂秀弓射麋豕有魴有鯽
君子漁光和石經屹相望詛楚登嶧非吾徒辛壬癸
甲雁分翅橋門觀者堵墻如星沉東壁干戈起首下
足上天倒置景鍾糜碎九鼎飛王迹皇風吁掃地誰

與扛石徙幽燕兵車亂載色無璫敲火礪角小小爾
爲礎爲砧多歷年宣和殿中圖復古冠以車攻次十
鼓韓詩歐跋盡兼收雲章司判定魚魯先君辛苦朔
方歸文犀拱璧棄弗攜一編十襲自鑄秘更有司馬
鳳翔碑我生不辰今已老岐陽三雍身不到匆匆北
使接浙行在耶亡耶問無報整齊篆籀飾牙籤簡撮
篇詠勞窮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顏無術下登三

洲集

盤

日下舊聞卷四十一

石鼓考中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北史江式論書表

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采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書旨述

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後漢書注

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虞褚歐陽共稱妙墨周秦刻石釋音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為八分體漢章帝始為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

山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
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嶽光和殷華馮敦等
數碑并蔡中郎章草並爲曠絕

古跡記

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曰
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得焉蓋諷
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書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威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鏤鍼而
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于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
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同上
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
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

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古不知
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卽其文也述書賦注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
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
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譌闕
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錄尤可
嘆惜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
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鳳翔
府夫子廟周氏法書苑

自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西
漢以前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

史籀書存者石鼓以其籀之所創故名之曰籀書以其

宣和書譜

爲太史氏而得名又謂之曰史書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亾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

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齊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文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

意之所欲然亦有二鼎秦漢以來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

秦襄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

山谷集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鍾鼎款識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于十鼓以永鎮于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祖東也其曰隹魚魴鱮吉日之宴譖也其文高字古雖龍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楊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徒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

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彝孰有過于斯焉

同上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帝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埋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麓石如今世以為確白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况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

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確磴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倦

游雜錄

墨刻揮犀細素雜記俱同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衍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此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科斗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于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鱣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山云魴

鱣豈久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册

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

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

乙豈有名字記誰某也趙彥林東坡詩注

石鼓十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丁可

識者二百七十二字趙夔東坡詩注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大

觀中自鳳翔遷入碎雍後入保和殿諸道石刻錄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褐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

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勲表于兵鉞其

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

自是昭一時功蹟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

獵之謁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于
古唐乃得于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雅頌亦恨不得在
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龜鐵
索特以其書盡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
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索事或
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瞻警夷夏
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
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於書田獵雖歲行
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
四王二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
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
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

作史籀昔竇蒙以爲宣王獵謁而曰我車旣攻我馬旣
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記且曰諷吹獵之
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美其知
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
自奄乃大蒐於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
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岐山以合諸侯
况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
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宣王未可
信也昌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
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其以各自著宣
王世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

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
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
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迹
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
湯狩於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
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
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天命亦一見于成王此其可
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廼不得秦
文若者猶得人人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
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于唐中世得
之乃謂勳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于詩不得見之石鼓
之譌自杜甫尚嘆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

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
不知耶曰戀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
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
也其因後代亾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
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
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
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六其事自
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有可疑者三惟居以來
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
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况蘇勗載記亦
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

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漫錄

歐陽集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

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

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蓋予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

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

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錄之

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紹志錄

溫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訥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

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

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姚氏殘語

石鼓文唐張彥遠云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籀文

周太史史籀作其功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籀

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

岐之陽刻石表功燁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

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

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

鑄功勤戎告萬世鑿石作鼓襲嗟我辭嚴義密讀難曉

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

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籀畫行

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豆

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前行如以

可字是也十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

窾惟子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

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

作僕于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籀史

宣和以後所貯古器累至萬餘若岐 叻宣王之石鼓西
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問問巨細遠近悉索入
九禁而宣和又勅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
等閣咸以貯古玉卽璽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等物自經
僭亂散落無存言之可爲於邑

鐵圍山叢談

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僕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
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
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
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

東觀餘論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
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田獵之事卽史籀之迹也貞觀

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
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錄尤爲可惜
按志此言則知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
虞褚四子實爲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
其筆畫謂非之籀不能爲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
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耶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
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
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
不信也若夫竇泉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
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
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卽
史籀體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

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卽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標之惟楊及仰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旣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文與車攻相似者且其字體又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卽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

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爲可證而大篆未必創于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旣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于傳疑者不

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爲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于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旣能明記岐蒐爲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爲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爲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已遂識之于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其見焉爾也七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地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雍錄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

皇之議刻山也其群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日爲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矣若夫伐石爲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桮卽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卽皆鑄金爲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爲之質旣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于策之爲物豈其可爲用器也與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勅之辭故在盤在卽在策皆無間也今其伐石爲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物爲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

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元本字諱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爲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謂勲者蓋橋嘗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爲鼓形顧岐陽用漁其用在鼓而凡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勲爲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于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同上

世傳大篆起于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

諸人因其體之爲籀也而遂指之以爲宣鼓其亦近似而實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本字諱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爲小篆則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爲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爲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爲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創也王莽時甄豐攷定六書目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孔氏中書也二曰奇

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日篆書卽秦篆也秦篆卽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卽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爲籀體也則謂籀體初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變世但見其體爲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于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爲籀體而卽謂鼓字之爲籀書籀書之爲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

同上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于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存其一國朝建隆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也張懷瓘一爲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一爲正考也則元宗以後人也其曰石鼓

文卽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寶泉但見

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

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徙而其

石得存也

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

紹興壬子福唐鄭昂

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卽用退之石鼓詩韵次和謝

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

字又差訛矣寇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

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

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

正之文多不錄

同上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
文字鬱律龍蛇走強推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
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
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曾見石鼓亦復
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門見
以爲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鈐木予既得版本遂隨
事而爲之辨和興辛亥有以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
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讀而其猶可曉解者口我
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卽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
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
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
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

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
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
標蓋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
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
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
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
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剏爲一鼓以補足之也
同上

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京作記以進畧曰保
和殿三楹時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叢檜已森陰翳密中
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
妙有右挾閣曰宣道有稽古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

博古秘古諸閣稽古閣有宣王石鼓 九朝編年備要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通志

石鼓十篇大抵為鮫狩而作甲言鮫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政狩也辛言鮫狩而歸也

諸臣已言音社而皆有事於政狩也辛言鮫狩而歸也

十篇而次成十日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稱于前代

至唐始出于岐陽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取置于鳳翔

之夫子廟中堂而亾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

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異之物終自合耳大觀

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

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蓋本韓退之之歌也

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

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

外字字可曉但其文不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

成辭者焉然篆書之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

史籀之後始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

攷古尚書纂分音之韻作象類之書其于古今文字粗

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

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也為毆以丞為沘之類是也及

考之銘器毆見于秦斤沘見于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

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

篆本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

之所本也秦人雖勑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

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文也

知爲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
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
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
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
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
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于尊彝則妄造
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
得地中之器爲多故于古而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
作不類于常祀之器應知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
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其于禮圖固有間矣歟識之用
則亦如是而取諸器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
以鼎盤鼎雖適用之器然爲銘識之盤鼎不必識于用

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
矣世變風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今中原人所
得地中之物多是盤鼎鐘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
是銅鼓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
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粵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
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
之地中間亦得銅鼓者南粵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所
習尚者多同歟

石鼓考序

石鼓文攷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爲石鼓出于秦其文有
與秦斤秦權合者

書錄解題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
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

日下舊聞
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廁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迷爲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爲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舛殿二字以爲見于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爲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亾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

刻淺過于石鼓遠甚由始出于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于大厯九年顯暴于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亾開成亾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亾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于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于人焉不可謂不稱于前人不錄于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于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益好事者始加採錄

乃復顯于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番殿二字見于秦器固無害况番字從山取山高奉番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于長老耳使文帝鑄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况蘇勗之祖邨公綽用事于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攷

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礎磴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川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府學之門廡下而亾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癰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頃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亾特未可知則拓本留于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

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
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叅校異同并攷
覈字書而昚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
俟博洽君子而質焉復齋碑錄

石鼓詛楚音皆直實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爲書也公稽
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爲精詣蓋自南渡以還
故家之藏絕不多見况摹有精粗故亦艱得往本叅校
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
後得于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畧
倣古人入行是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
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不林三文音釋
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石畢造記徙置宋城縣

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爲丁巳金人旣廢劉豫
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敦祥則戊
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爲此間歲月皆并錄
之異時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
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祜陵悉萃之保
和寶護甚至至用金填鼓文以絕摹拓一旦四海橫流
泯焉無復遺踪良可哀嘆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
之猶足想絕學于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
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爲
信因附卷末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
無別本可證不容臆決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
日吳興施宿書石鼓立

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古文苑序

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改正而集錄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于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十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參不耶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并摘經傳語可為證者載于下古文苑註

周宣王石鼓文蘇勗謂之獵碣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按任昉述異記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

碣字緯畧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以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古文苑注

韓文公正石鼓歌以為宣王之時未必可信黃氏詩錄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馬

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朱子詩傳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之作

也 羣書考索

日下舊聞卷四十一終

日下舊聞卷四十一補遺

石鼓考中

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
獵碣其事不經見吾無取焉 宋文粹孫何碑解

史摛書與古文時有異同今稱中籀之迹者惟岐陽石
鼓文為真蹟 淮海集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
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
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
焯焯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
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名聯翩賜圭
尚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叔云前世所傳

古遠奇恠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况傳紀不載不知韋
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
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夫行兵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曰
剝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曰易曰庸何傷神物會合
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韻語湯秋
岐陽石鼓之詩寂寥簡短至不可考後世以為周宣王
之作形之歌詠極其掄揚止齋集
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偉矣夫子乃舍而不錄得非
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嵩山集
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
五之篇亡矣守府
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此篇

得全

唐元度十體書

籀文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周宣王畋獵而作今在

陳倉少人攻學

釋夢英十八體書

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為墨本者東巡之石偃
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鐘鼎
篆韻

岐陽有鼓中興績勒

鐵菴集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
並稱墨妙為據三君體法為世楷式賞好為物軒輊在
當時已爾今其故跡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
避地來南方日料檢行李流徙之餘岐鼓諸碑偶無散
落為之驚喜書以示子孫建炎已西夾鐘五日洛人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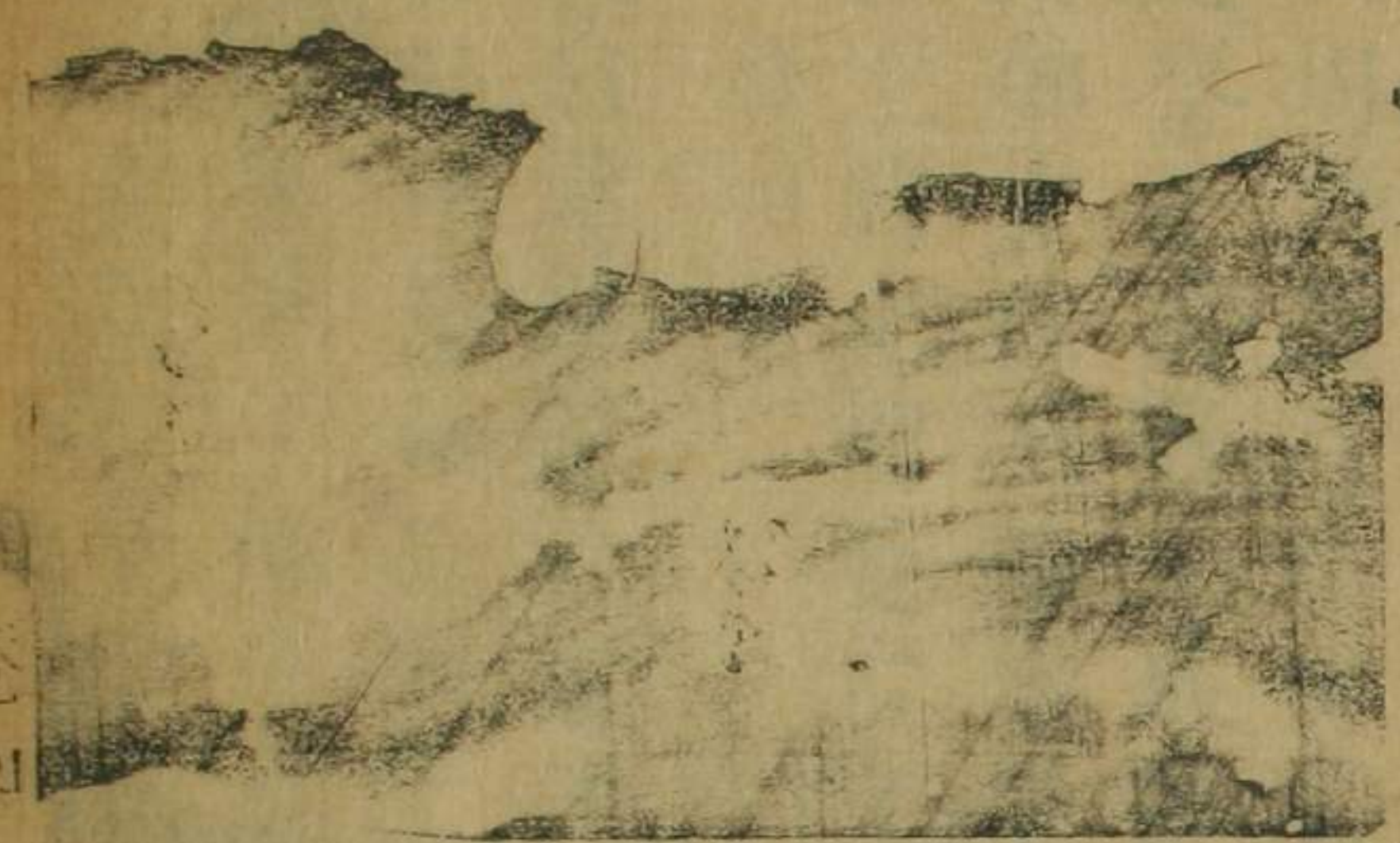
處權吳伯 朱子大全集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共亦
各籀書與古文兼行封氏聞見記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皆
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
以後凡碑大書深刻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
刻淺豈得尚存然以論之古物理沒不見于世者多
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于土中或淪于水濱或隱蔽于
幽僻之地至唐始見于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
久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譌尚寡不可知也庚齋詩話
周宣王蒐于岐陽刻石為十鼓今其存者九而已字猶
畧可讀伐檀集

逸詩之傳幸而記於金石得完者岐下之石鼓也嵩山

岐陽之蒐乃成王爾石鼓之歌下載傑作洛水集



卷四十一 補遺

日下舊聞卷四十二

石鼓考下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在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
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
以此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馬氏名定國在平人金
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齊堂先生 中州集
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科斗為大篆今存者祇有石鼓
文耳 陵川集

石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官遺蹟亟
稱吉日碑而疑鼓刻于維字疑其不類古款于以可疑
其意不逮筆于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
爽潔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為 天慵先生集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爲白而字却稍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爲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爲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爲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于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于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爲磚壇以承之又爲䟽櫺而扁鐫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榻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抵石方潤而高畧似鼓耳不

盡如鼓也

道園學古錄

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于真本多故不更其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樵音不可信

學古編

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強爲之辭質諸真刻或前後相遠十餘字何其陋耶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旣攻維揚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爲文以求章句參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已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于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爲垂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間楊文舉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

音其琅琊之碑不類秦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
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二世詔文正詛楚絆縫遂
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爲題號云至大戊申十
二月魯郡吾衍序周秦刻石釋音序
六一公謂石鼓可疑者三余嘗至燕都孔廟草莽間手
撫遺跡躑躅久之今又見此刻文裝褙甚整附昌黎東
坡二詩于後余于是而深敬宗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
古人墨蹟名畫而家無銖兩資處之裕如吁是豈可爲
俗子道哉吳文正公集
草本隸隸本篆篆出于籀石鼓舊畫蔚有奇秀學者不
可不厭觀焉或問石鼓顯于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
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

夾深以爲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初編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爲宇文周時所造作辭
無萬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
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
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
之石决非宇文周之物也研北雜志

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
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
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于燕聖朝皇慶癸丑
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
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
天子永寧則爲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

似是畿內諸侯從王于狩臣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廸自爲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爲之愛護哉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潘廸書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元承事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黃潛奉議大夫助教祁君璧從仕郎助教劉聞承務郎助教趙璉從仕郎助教康岩泰同校

石鼓文音訓

石鼓文始不見稱于前代自唐韋應物韓昌黎以爲周宣王時史籀作後人因之遂紛然附會以資博古殊無證據余謂宣王中興田狩選徒備見于車攻吉日之詩當時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豈吉日車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况書取秦誓詩錄駟鐵車鄰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刪去而遺之乎設若誠爲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餘年秦漢碑碣往往磨滅殆盡豈石鼓露立野處膚刻細文而獨不盡泯乎歐陽文忠公固疑其非宣王時事而鄭夾漈博考字學以爲先有之書溫彥威使三京又知其爲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所作則非史籀書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蹈襲雅詩模倣

籀文以欺後世如張霸偽古文書張天覺作三墳皆此類也天台熊仁本識

石鼓論

宣王時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

潛溪集

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于今者也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拓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實於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榻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至正年義烏王禕

王忠文公集

烏乎三代之文字存于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

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款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鉅利鉤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泉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旨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確磴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殿為也見于秦斤以番為丞見于秦

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爲帝亦可爲王秦
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
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毆番字正當從
山取奉番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旻天
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
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彦
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
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
宋隋唐以迄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
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詩詞嚴古尤非南
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
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爲宣王田狩之

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
詞出于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
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旣攻我馬旣同修備之詞一也鹿
麋麇鹿趨趨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
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卽石鼓趨趨六馬四馬
其爲之謂也它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卽我其用道之
謂也曰之子于苗卽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
御不驚卽徒驥孔庶避从旣簡之謂也曰建旒設旒悠
悠旒旒卽其旒鼎旒之謂也其曰赤芾金鳥卽華勅填
填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卽來樂天子之謂也曰决拾旣
飲弓矢旣調卽秀弓孔碩彤矢奕奕之謂也
口兩驂不倚不矢其馳卽左驂旂旂右驂驥驥之謂也

曰助我舉柴卽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卽我公
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
子卽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戎吉日庚
午卽日 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旣好卽田車旣安我車
旣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神孔有卽我以
濟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儻儻
俟俟卽龔田若反之謂也曰旣張我弓旣挾我矢卽秀
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溱沮之從卽于水一方之
謂也曰殪此大兕卽我毆其特之謂也又况石鼓漫滅
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是該十篇
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
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遽以是疑之則論

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備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
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
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
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錄雖後出可見者四百
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榻本雖
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爲精
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
迺補以圍方末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
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 錢
綱珊瑚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錄自蘇勗而下名公聞人稱
述者始衆或以爲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爲秦人

之篆或比爲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
歐陽文忠公之博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
而不漫滅爲疑焉余友趙君撫謙獨能脫畧舊聞辨正
浮議定爲籀文而不惑其高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
伯矣然前人皆以十鼓爲十篇余則以爲一詩而十章
不知撫謙以爲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時逮今二千餘年
石鼓之顯晦每有關於世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
存歿未可知而輶包輦運金填櫛護固不可復得乃得
吾撫謙訂正而發揮之其亦籀文之幸也與吳但跋同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爲宣王時物銛利鈞
殺爲大篆之祖自後別爲十有三源分派衍沓見錯出

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于此
此呂黎韓公眉山蘇公詠歌深致重焉舜江趙先生撫
謙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爲音注參考互訂用車攻
吉日詩比類而同之至謂周雅偶刪削蓋昔人所未發
之旨所書篆隸渾厚高古如見史籀于千載之上觀人
文以化天下者舍撫謙其誰哉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
初五日鄉貢進士將仕佐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
真識同

石鼓凡十相傳爲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刻淺字多
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爲也

格古要論

永樂之初予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
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爲道其師趙撫謙得善本審定爲

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大學門下亟磨搨成卷間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信爲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真博雅君子哉廣敬純謹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爲之慨然

上文瑞公集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廸考訂音訓刊附于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爲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

埋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爲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三代鐘鼎尙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于石鼓哉

東里集

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內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錄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蓋自宣王至今

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剝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爲集古錄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迪爲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剝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磨滅益甚加以摹拓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王顧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爲難得况至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此中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

參考

素齋集

石鼓文韓文公謂爲周宣王時韓公必有所見也格古要論備

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于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爲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而斷其謬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僞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爲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台州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謬稱如是而以其言爲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

後去周似爲遼濶勗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籀史籀嗣真高宗時人而懷瓘老于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于蘇氏繼于李張而退之直據之爾古則字撫謙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者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瑯山教諭卒于官

鄭

夾溱謂石鼓至唐始出于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已亾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于閩里果獲一鼓字

雖書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共先蓋嘗有僞爲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出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又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也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剽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卽保和殿也若王鄭之說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

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府學
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
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公何從
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卽元之舊地予官禮部
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同上

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于詩體屬小雅或以爲周成王
時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亦一說也 風雅逸篇
石鼓文在太學潘廸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
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嘗刻之
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碓琳瑯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
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本蓋亦未見此也 丹鉛錄

石鼓文章韋應物以爲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
皆以爲然而後或以爲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卑之
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
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
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扎墓尚是科斗則宣王
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塚得玉鏡竹簡
古書江淹以蚪蚪字推之知爲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
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一本作徒
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
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 一有其字類小篆一句地
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爲秦物可知 正其爲秦詩何疑
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 同上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哀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復書此易見耳迪旣誤讀君子員員邈邈員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詰邈邈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

鄧書燕說也一隅若此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字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茲丹書未竟而先生已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維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鑿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此之卷末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楊升菴集

慎得石古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書泉所謂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卽此是

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茲本所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持邪得之不啻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絳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

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注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稟導史籀堙滅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隗子玉篆蔡邕並爲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泉述書賦云篆則周

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駟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于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

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檣鄭樵石鼓音云鼓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傅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做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畧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於海內大方家云同上

石鼓文字畫奇古皆云史籀書不知何時徙置北太學門廡下字磨漫過半矣升菴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蓋全文合於潘迪音訓間有同異然無從復考金石古文

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予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扁鑰之而不果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廸以今又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十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彙錄以傳不顧是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

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欵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金臺紀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籀史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

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并州山人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

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

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旣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証也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爲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未聞其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

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筆乘

石鼓在國子監文廟戟門內左右世傳周宣王獵碣大

徑尺餘高可三尺其形似鼓而頂微圓名勝志

籀文比古文又殊石鼓是也舊本因石刻火焚風剝多

闕而不全乃驗其具近時楊用修刻本穿鑿補綴文太

完備是可疑耳古印史

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八唐時鄭餘

慶始徙至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得其二於

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

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

並列使後學得睹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敵也

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璞重難移非他

珍異可篋笥藏者粘沒罕輩破城時日索金銀表緞何

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

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即艮嶽無片礫存者十鼓

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聖朝為文藝佳話殆

有神物呵護不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

歌咏及考據但戶時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

慎尋繹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野史編

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

銛利鈎殺為大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

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游

鶴堂墨戲

石鼓文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

汴別取其金而棄之靖康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置北京國學于是榻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

古篆之見于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字文周時作者妄無疑也五雜俎

宣聖廟戟門石鼓十元皇慶初移于此辭類風雅字皆古籀文非秦漢以下所及然多磨滅不可辨矣長安客話

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晉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爲

工二刻時代既遠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學古緒言

岐陽石鼓文有謂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鑿鑿有據其畧云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卽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朝後世無聞焉則爲成王信矣其言真如獄時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辨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糾纏確論反晦耳鄭樵謂爲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辨章應物謂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如少君古強之徒曾日觀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者以爲字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考益大可笑樵又謂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爲鼓繇其土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作

尚象不爲虛器豈止以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觀九州
貢物攻工制器無一不窮極與渺以石爲鼓何所取則
乎今石鼓在大學聖廟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輒篝火
撫搨燬剝日甚余曾手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
玉故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瑯琢旋轉刻文行字
或七或六少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
有佳石卽刻置蒐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雅民休
王遊自加寶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以後世竭力徵
石造天無極刻龍繡螭築藩置守妄意垂遠然不一轉
盼旋離野火能得鬼神呵護至今哉悲夫余既裝潢成
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名足
刊古今之謬金石史

石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也疑
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
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爲秦物者已非又有
以爲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
遂令後人譏駭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大學門內

石墨
鑑華

岐陽石鼓水東都時嘗鑄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人
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捐
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

書畫史

宋伊軾雜綴

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于佛音龕中蓋唐

人所錄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爲之考正集釋又薛尚功鄭樵潘廸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闕文靡所增益楊用修自言受學于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蓋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陝西誌亦載此文其文悉與楊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古詩經注

鄭漁仲謂石鼓有秦權文亦周時先有此文而秦權用之耳金馬子卿謂是宇文時造焦弱侯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考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做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爲此迂後世耶通雅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爲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言鼓者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臬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道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知也鼓文剝漫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五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齊東景物畧

元初都城廟學燬于兵王熾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石鼓迄今

無恙機功也

因樹屋百影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而唐韓退之作歌至云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廼無委蛇今讀其文皆近
之辭殊不類車攻吉日之闕深也金史馬定國傳言石
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字文周所
造作辭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楊用修最稱好古
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
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予獨以
其辭不足儕于二雅而疑之今在國子監先師廟戟門
左右

金石文字記

言獵碣者多指為宣王之鼓蓋緣文有我車既攻等語
與小雅相似爾然古人句法相同毛詩中多有之不得

執此以定其為宣王之鼓也至于成有岐陽之蒐則見
于左氏傳可為明徵似三監既平破斧缺斨之後簡軍
實修武備于告王肇基之地其文有曰害不余及亦猶
鷓鴣之詩所予莫敢侮予也

書學聖蒙

南京府學明德堂後有天發神讖碑石凡三截北京國
學廟門有獵碣鼓凡十枚一為吳皇象書一為周史籀
書皆篆學之祖也鼓本在岐陽之野一徙而置鳳翔學
宮再徙而置汴保和殿三徙而至燕王宣撫宅四徙而
置今所當日保和殿中如詛楚文及文翁禮殿繪像咸
在今存者惟此十鼓攷宇文懋昭大金志正隆三年詔
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變悉令毀之而此
十鼓獨無恙且剝為日而文不傷剔其金而字猶在信

有神物呵護者然

兩京求舊錄

板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

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驚句驚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驚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需雨上古文苑有漭漭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曰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

御擘擘會同有釋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尤可異者鼓有吳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消埃禪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以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彈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癡膩詰曲猶能辨跟別子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吾蘇文字數

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振殿夫用修之本旣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謠苔蘚澗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

伯有正楊一編矣

口下舊聞卷四十二終

口下舊聞卷四十二補遺

石鼓考下

籀文與古文不相遠但筆體或方大末歿首尾勻圓之異爾 六書統

三代遺文如詛楚之古雅石鼓之迥迥壇山之高簡許叙重並不得見故說文十九不收 說文長

岐陽石鼓文或謂周文王時作或謂宣王時作或謂秦惠文後始皇前所作或謂宇文周所作獨程氏大昌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稱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謂鼓當刻于此時可謂明徵矣董氏廼又引叔向楚置茅絕一節更是發明其為成王制作益無足惑矣皇甫氏帝王世紀成王營洛邑復都

豐鎬淮夷徐戎及奄叛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按此與左傳注先伐後蒐似相背戾然以愚論之武王克商嘗散牛歸馬戢干戈橐弓矢示天下不復用意天下不復叛也無何祿父盜兵三監煽亂殺幽以東非復周有于是出旣戢之干戈而復稱之收旣稅之牛馬而復駕之名旣散之卒甲而復伍之就岐陽而謂武卽蒐田以用衆亦事理之不無者然則以文攷之天子嗣王成王也公周公也君子則邗甸侯衛及三事六官之屬其文則史臣之筆是詩史佚作虎書魚書鳥書非頡禹之後至籀始更其文也如銅槃銘詛楚文體皆瑰異非蝌非古是周時諸文並行籀特其一種爾王氏案摹勒汝帖倉頡夏禹欵識對比于墓銅槃之後先次以岐陽石鼓

然後列史籀書則未嘗以鼓文為籀書也若大宣王東都之會雖見于詩其時獫狁蠻荆騷然不靖旣用兵于鎬東之徐淮顧治兵于鎬西之吳汧非所以順人情而播先聲矣鄭氏樵又以斤權文同目為秦作復以秦稱王號附會天子嗣王之文夫秦雖稱王未嘗自居帝制臣下稱君亦未有稱公者况斤權之文雖刻于始皇之世亦必先有文而後有斤權文未必爲斤權而作故止可曰見不可曰出也且何以知秦人必用其自製之字無一字沿襲且小篆始于始皇則前此亦用舊文矣至于十其具一爲曰疑鄭餘慶徙置學宮時已然故昌黎詩云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曰科也及五季都洛鳳翔學校荒蕪土人因其已曰乃復曰之爾書學聖

十鼓自甲至癸諸家詮次先後不同愜山潘氏所序蓋依國學位置近見嘉定孫氏更序董道本以潘氏第六鼓為第一鼓曰王命亦道也第十鼓為第二鼓曰至岐陽而禱禡也第八鼓為第三鼓曰簡車馬也第一鼓為第四鼓曰六事之人師武臣力也第三鼓為第五鼓曰天子親田柴獲之盛也第四鼓為第六鼓曰田畢數獲也第二鼓為第七鼓曰陳魚也第七鼓為第八鼓曰克君庖也第五鼓為第九鼓曰從流而歸也第九鼓為第十鼓曰班師休士也其義薛鄭諸公有別

石鼓文不見錄于詩說者紛紛要未探其本竊意古人

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冊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復書于冊太師所掌之詩皆書于冊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師所掌而序之宜于石刻未見錄也炙硯錄蘇公石鼓歌乃鳳翔八觀詩之一公為鳳翔推官因覽古遺跡賦詩非若昌黎見紙本而作也故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而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釋兼具升菴集中稱七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譌用鉛錄又云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不覺自相矛盾夫石鼓宋初已亡其一止有九枚皇祐間向傳師始求得之歐陽永叔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梅舜俞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東坡官鳳翔目又在末叔舜俞之後即有手拓本亦不過四百六十餘字

而已豈得全文具備乎然則用修特欺人罔世之辭爾
既易以今文傳之秦人無識遂以楊本載入陝西志又
從而刻石臨胸馮汝言編古詩紀亦用其文學者所當
駁正也黑蝶齋小牘

金源馬定國以石鼓為宇文周時所刻是大不然鼓文
高古毋論曹喜皇象所不及即李斯猶當遜之此豈趙
文淵輩所能書乎西神脞說

甄豐六書無籀法而古文中不別孰為籀體則大篆未
皆出史籀也檀雪齋集

石鼓詩辭與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二
句爾楊用修增益之于是六轡沃若我來自東會同右
澤或羣或友悉率左右雷同者不一又竄入尚書歸格

藝祖之文自來諸家釋石鼓未嘗有是文也鴻雪錄

程大昌雍錄極辨石鼓非宣王物予獨取之蓋後周之
說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于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
本辭故爾予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辭多險峭而石鼓
闕頌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為成王之詩一也
以為秦作似宜在乎襄文之間蓋襄公始命有田獵之
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收地至岐爾時秦未
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故保西陲地近
烏鼠若獵于岐陽是自西徂東不應言伐來自東三也
秦時才得列為諸侯獨以赤馬黃牛各三汧西時寶
鷄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為
宣王詩則是時曾鄒鎬而岐在鎬西自岐岐罷還鎬又

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也蓋成王伐奄歸而蒐于岐奄
在東方故曰我來自東淒淒零雨又曰駕言西歸此蓋
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與東山極
相類或卽是周公所作當時始紂殷命淮徐煽亂方用
兵之際故東伐淮殘奄歸復蒐岐以耀兵講武其云告
于太祝卽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
且周公無逸篇成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
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爲成王無疑匡林
春秋左氏傳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注
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大
蒐于岐陽又傳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
蠻置茅蕪然則石鼓是成王物傳有明徵此廣川董氏

沙隨程氏毅然斷以爲成王之鼓也夫春田曰蒐今釋
其辭時則霽雨地則淖淵涉則舫舟草則若華木則楊
柳帛魚鱣鱣于水一方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春時景物
宛然在目其殆蒐于岐陽時作乎或乃以我車旣攻二
語同于小雅因定爲宣王之鼓然詩三百篇篇不雷同
有叔于田則大叔于田以別之有杕杜則有杕之杜以
別之使果皆爲宣王時作則于苗旣云我車旣攻我馬
旣同矣于蒐豈復仍用其辭詩人不若是之詰審也惟
因二語與小雅同卽此可辨其非宣王之鼓蓋鼓是成
王文宣王中興紹其先志因而用其辭此所謂復古所
謂展也大成云爾茹古錄

昆出謹按嘉定孫氏錢唐毛氏諸氏其論石
鼓下書謂

鼓均主虞王谷有發明足補董程之所未及
第毛氏仍據楊氏本以我來自東駕言西歸
為證不知第五鼓霽雨之上諸家詮次並無
我來自東之文鄭氏石鼓考雖釋有西歸文
其上乃作舫舟非駕言字此出用修作偽不
足據也

石鼓文尚是三代鐘鼎款刻遺意蓋隨字畫多寡而為
之形體秦權衡亦然書則

石鼓文唐貞觀中始出太師采詩之遺非孔子所刪也

說文所存籀書二百餘三字其石鼓僅鼎嗣及鼓

石鼓文收注
九子同

一

